



买菜

□ 人邻

母亲身体不好,家里的菜,时常是父亲去买的。那天,偶然陪父亲去买菜。父亲在菜市场走着,不时停下来,粗大的手,笨拙地抓起几棵菜,放在秤盘上。一会,在另一个摊子上,再抓起另一种菜。父亲,不会侃价,大略就是人家报什么,少一毛钱就行。

有时候,我会干涉一下,拿起菜,仔细看看,是不是新鲜,也会和别的比较一下。我插手的时候,父亲就呆站在一边。

买块豆腐吧?我问父亲。父亲说,不买。豆腐爱坏。豆腐爱坏?新鲜的买回去,赶紧吃就是了,怎么会坏?

忽然又想,父亲是不会做饭的。父亲买了菜,仍是要母亲做的。母亲有时候忘了父亲究竟买了什么菜,比如豆腐,搁在那儿,天然,第二天自然就馊了。

提着菜,跟在父亲后边走,忽然才想起,我们兄弟三个离开家,八十几岁的父亲已经差不多买了二十年菜了。

一个人买了二十年菜,竟然还没有学会买菜,真是难为了父亲。想到这儿,心里是难过的。

夏收时,天气炎热。

火辣辣的太阳照在人裸露的胳膊和脸上,生疼生疼,静静站着,也能看到胳膊上小小的汗珠在慢慢流淌。

大中午,太阳顶在当头,酷热。

母亲和村人们还在地里拔麦子。队长说,得把那一块麦地收割完才能收工。我在水渠边用手拨着清水,降温、玩耍。清渠水缓缓流淌,两边长着茂密水草,有带刺开着圆骨朵的马刺茅,还有开着黄花的蒲公英。天气闷热,升起的水汽在阳光照耀下,像彩虹一样五彩发光。飞虫喜欢闷热,越热它们飞舞得越多越快活。白色的蝴蝶啦啦啦啦地飞来飞去,这引不起我的兴趣。我喜欢那种黑中带红带黄的五色蝴蝶,不过这蝴蝶个头大,飞得快不容易捉住。而几乎所有孩子都会被蓝色的、绿色的蜻蜓吸引,他们会仰着头,目光追随蜻蜓直到看不见。蜻蜓持续发出嗡嗡声,飞舞而来。密密麻麻在空中盘旋,扇动翅膀在空中飞舞,也会落在高秆的花草头上歇息。我小心起身悄无声息地走过去,伸出大拇指和食指两个指头,慢慢靠近,猛地下手夹住了蜻蜓翅膀。

抓乏了,就坐在渠边晒烫的大石头上。在眼前只伸出食指,像个小木棍一样,等待着蜻蜓来“机场”降落。可能是蜻蜓太多,飞急于降落,或它没意识到那是人指头有危险。居然会缓缓降落在手指尖上,你会感觉到它带钩的脚爪,会感觉到它翅膀的飞舞。这时另一个指头悄悄升起,两指头一合,蜻蜓没有了自由。蜻蜓可能很迷惑,那不动的杆杆怎么就夹住了它呢。

蜻蜓全力挣扎,但是没有一点用。在蜻蜓脖子处拴根细线,放开翅膀让它飞翔,拉动中,无处着落的蜻蜓只能空中唯一的手指头上反复降落,真是



有趣。或者把它薄如蝉翼的翅膀掐短,那不规则边缘的翅膀没有力量让它飞得高远。

静心玩耍,热意也就感觉不到了。

秋天的玉米地里,大豆地里,还有开着小白花、小紫红花的洋芋地里有许多小蜻蜓,蹦来跳去,我们叫跳蚂蚱。这些小不点儿好抓,看稳最大的那个蜻蜓,把右手五指合成空心状,伸出手去猛地一扣,就

荆棘瘦挺入画来

□ 路来森

荆棘,其实是两种植物:荆,是指山荆,秋天开出一串串紫红色的花儿,然后结下一串串灰紫色的籽;棘,则是泛指生长长刺的灌木,然则,在北方,一般就是指山酸枣树。

荆棘,卑微,不受人关注,更谈不上受人重视。它是卑微者,但它又是恶劣环境下的倔强不屈者。

荆棘,在西方,很少入画。但在中国传统画,特别是一些文人画中,就有不少荆棘入画的画作。而且,在这些“荆棘”画中,画家所画“荆棘”,还大多是冬天的荆棘——落叶已尽,或者殆尽,只剩下纷乱交错的枝条,枝条瘦硬,根刺凸凸,在满目的萧寒中,彰显着一份不屈的倔强和挺硬。

恶劣环境之下,一株或者一丛荆棘,凸出了特别的生命力。

北宋画家黄居寀,就画有一幅《山鹧鸪雀图》,画面:河岸边,岸石数块,兀然而立,大小不一,高低不同;石隙间,荒草点缀其间,草已干枯;而在最高大的石块边,一丛荆棘耸然而出,那一丛荆棘,显然是从石缝中生长出来的;棘叶凋尽,只剩下干枯的枝条,枝条生硬、挺耸,占据了画面的上半部;而就在这荆棘周围,以及荆棘之上,却布散着多只雀鸟;近景,一只长尾山鸟,站立岸边,脑袋前伸,目光投向水面,似在寻觅,又似在盯视;远景,几只雀鸟栖落在荆棘上,端坐者、俯视者、回首翘望者、振翅欲飞者……

形态各异。另有两只鸟儿,似乎刚刚飞临,振翅半空,若即若离,情态相相然……

棘叶凋尽,荆棘是衰枯的象征,再加上秃石、枯草,整幅画面,给人一种荒寒、萧疏、苍凉的感觉。但这一丛荆棘,虽然棘叶凋尽,其枝干,却是瘦枯中,有一份挺硬,挺硬中彰显着一种生命的倔强和不屈,仿佛正在等待着春天的到来——蓄芽待发,枯中蓄荣。而那些环绕荆棘的鸟儿,则给这荒寒、萧索的画面,增添了几分生机,几多活力,些些暖意。

在这儿,一丛荆棘,是枯寒环境中的傲寒者;是枯中待荣的彰显者。

南宋·马麟画有一幅《暮雪寒禽》图,其主体画面,就是以“荆棘”(确切说是“棘”)入画的。

画面右边,是倾斜的岩石,岩石边,老竹一株,三两根带刺的荆棘,旁逸斜出,探入画面偏下,然后又回翘而上,占据画面中央。老竹、棘条上,有浅雪覆盖。有趣的是,枝上仿佛还缀着几粒红色的果子,猩红耀目;风寒瑟瑟中,两只鸟儿悬于枝条上,一只只是白羽,另一只是黑白相间,白羽者缩颈回首,两爪紧抓枝上,长尾下垂,依偎在另一只身旁,黑白羽毛的鸟儿,正回首相望。画面有题跋曰:“疏枝潜缀粉,并翅不禁寒。”很显然,这是两只躲在荆棘上避寒的鸟儿。它们,顾盼相望,相依为命,暮色雪景笼罩之下,整幅画面,给人一种阴冷、萧寒、幽邃的感受。萧索

寒凝之气溢满画面,唯几粒红色的果儿,给人一份温暖感,恐怕这也是“禽鸟”的一份温暖所在吧。

在这儿,棘条作为主要景象出现,枯瘦的棘条,用笔坚硬,虽瘦虽枯,却给人一种苍劲洒脱之感,给人一种生命倔强之感。同时,它似乎还在告诉人们一点:纵是处在纵横交错的荆棘之中,也仍然有温暖存在,仍然有活力和生机存在。

荆棘入画,应该是与中国画中的“寒林”主题有关的。

“寒林远山”,或者说“寒林远野”,在中国山水画面中,是一个很重要的绘画主题。所谓“寒林”,是指入冬之后的林野景象。诸如,林木清旷、枯木倔强、荒榛满地、杂树乱生、寒林萧萧、苍凉萧疏等等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,“寒林”主题,在表现萧瑟衰败的同时,更重要的还是想借此表达《易经》中“剥尽必复”“否极泰来”的思想意识。正如台湾著名美术史家李霖鑫先生所言:“每届冬季时光,树叶脱落殆尽,只剩下枝梢在风中摇曳;但是在枝梢萧然中,生机异常茂盛,来年春天一到,便会茁壮地萌芽生叶,一片生机盎然。”

寒林,是枯中蕴生,枯中有荣。

而荆棘,是最能表现冬日萧瑟、衰败的同时,也最具有傲寒力,最能表现生命的坚硬,和孕育着的生机。成为画中之景,自是理所当然了。

大雪气势

□ 郭发仔

小雪如羞答答的小丑,锣鼓喧嚷喧嚷了半天,伊只碎步轻挪,一节水袖擦起,眼觑着词到嘴边,却匆忙退场。

大雪候场已久,一阵风冷,几声嘶鸣,山暗了下去,光秃秃的树杈一使劲,露出去年的筋骨。大雪慌忙忙上位,就是来替小雪补场子的。

大雪,冬令的第三个节气,是仲冬之始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:“大雪,十一月节,至此而雪盛也。”雪盛,一般是见不着的,就在隔夜里,窸窣窸窣,像春雨,像食蚕,像梦里捉摸不透的风声。翌日一推门,大地、草木、村子,都藏匿起来,一股脑扑进雪堆里,自己也寻不见了。雪大,世界就大。平日里青的草、黄的墙、灰色的土,总搅得情绪起伏,雪盛之日,只剩下了无牵挂的白,无边无际,一直在视域中延伸,世界都被雪点亮了。

“燕山雪花大如席,片片吹落轩辕台。”李白的诗,超出了我想象的境界。雪花再盛,是大不过草席的。老家的麦子,我见过十多年,每次都是鹅毛一般的轻,小心翼翼地落下,贴在枯草尖上,钻进稻草堆里,倏忽不见踪影,这令我很懊恼。时常,我怀疑李白带着酒味的诗句里,浪漫主义过了头。

大雪,雪大,想起来都是有趣的。

不过,大雪节气,并不必然雪大,甚至毛毛雪都等得心焦。“下雪笑,融雪叫。”老人家知道雪自带寒气,一直有这么个说法。大雪节气一到,天气骤冷,寒气逼人。半空里,那水汽一丝丝变冷,直打哆嗦,遇到浮尘之类赶紧抱紧了,缩成一滴,或一团。至于最终是成雨还是雪,何时落下,天也不知道。冬令大雪与小雪同宗,只是一个可能性意向,气冷如雪,如此而已。

北方大雪节气却来真的。铺天盖地的雪花,没日没夜,被凌厉的风赶着跑,一会儿东,一会儿西,把大地的每个角落都撒了,认真得如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纳鞋底的大婶子。“大雪三白,有益菜麦。”“雪盖山头一半,麦子多打一石。”东北人火辣辣的日子里,似乎全靠这么一场大雪。

南方娇情了些,“小阳春”一日接一日,微温的阳光撒面粉似的,投下薄薄的一层,草地青葱,蜂蝶自舞,弄得婀娜的银杏树不知所措,黄了一半的叶子赶紧打住,继续卖弄那份矜持的翠绿。桂花树单纯了些,见暖便开花,阵阵浓香融进空气里,有酒过三巡的得意了。不过,南方有南方的正经。清晨起来,凝露打湿了地面,枯老的梧桐一身焦黄,脚下落叶枯卷,有深冬的霜气。池塘水浅,被冻住了一般,岸边垂柳依旧,一树树从高处泄下,少了往日的柔媚,僵硬如裹了一层冰凌。路上行人稀少,衣衫厚重,一张嘴,有白雾喷出,人体的暖与节气的寒,合二为一了。

古人将大雪节气分为三候:一候鹖鴠鸣;二候虎始交;三候荔挺出。鹖鴠即寒鸟。大雪节气后,天寒地冻,寒鸟不再鸣叫了。我没见过寒鸟,但小学课本里学过:“寒风冻死我,明天就觅窝。”想必这鸟太懒,游手好闲的,非得临时抱佛脚。后来方知,这寒鸟鸟算不得鸟类,而是一种啮齿类动物,像蝙蝠,有四足,能飞,学名复齿鼯鼠,是我国独有的鼯鼠之一。此时,阳气最盛,所谓盛极而衰,阳气已有萌动,老虎为百兽之王,回阳快,开始有求偶行为。“荔”为马兰草,也叫马兰花,多生长于荒地、路旁、山坡草地,尤以过度放牧的盐碱化草场较多。此时,马兰花应时而动,抽出新芽。

古人以物候定时令,今人承古人,经营稼穡,凭的也是经验。山东和吉林谚语说:“雪落高山,霜打洼地”;中原一带说:“先下片无大雪,先下小雪有大片”;江西人说:“沙雪打了底,大雪蓬蓬起”;四川则说“大雪纷纷是丰年”。对农人来说,大雪是田间地头的欢喜,是锅碗瓢盆里的富足。

大雪节气近年关,腌肉是少不了的民俗。将各色香料等入锅,加盐炒熟,待凉后涂抹在鱼、肉内外,揉搓至肉色转暗、渗出液体时,再加盐,将肉一并入瓮密封,放在阴凉背光处。半月后取出,将腌出的卤汁入锅加水烧开,撇去浮沫,鱼肉过水;捞出后一层层码入缸内,密封十日后取出,晾晒在朝阳的屋檐下,风雪冬阳一番洗礼,年味便浓了。

“你在南方的艳阳里,大雪纷飞。我在北方的寒夜里,四季如春。”大雪时节,南方的暖,北方的寒,都是一种欢喜,一种襟怀。

绝处逢生

□ 王贵宏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有一次去小兴安岭北坡打火,我们一队人马三十多人在火烧过的荒草甸和浅山中走了两天两夜,也没找到火头,满眼皆是被火烧过的灰黑景象。带队向导精疲力竭地坐在地上,无奈地对队长说:“我也弄不清这是哪儿了!”由于山火持续数日不熄,到处烟雾弥漫,我们听到天上救援飞机的轰鸣声,却看不见飞机影儿,对讲机也没了信号。所有人携带的干粮早已吃光,大家都饿得心慌腿软。

队长也开始发懵,连忙召开会议,让大家想办法。可大家大眼瞪小眼,一筹莫展。这时,一位平时少言寡语姓孙的老工人对队长说:“这大草甸子里一定有水泡子,有水就可能没有鱼,咱们把人散开往前走,看看能不能找到水泡。”几乎没人对他的建议抱有希望,但也不甘心坐以待毙,只好拄着木棍硬着头皮向前搜寻。

走了很久,终于有人发现了一个不大的水泡。老孙过去一看,见水泡上漂浮着一层厚厚的草木灰,他伏下身,趴在水泡边,用手轻轻拂去水面的灰尘向水中仔细一看,兴奋地大叫:“有鱼!”一听说有鱼,大家都来了精神。可咋捞哇,鱼是活的,水又不浅,怎么也有米左右深。这时老孙却胸有成竹地让人四处寻找新鲜的柳条,然后坐在地上编了个口大底小像背篓似的大柳条筐。他跳进水中用这个捕鱼神器左一下右一下地捞了起来,谁也没想到,这个小水泡中竟然有那么多的山胖头鱼!小的手指粗细,大的三四两重,它们游动迟缓,捞进筐内也不大爱动弹。大伙四下找柴生火,用烧水的锅罐炖的炖,烤的烤,虽然缺盐少酱,却让肚里有了食物。这时队长乐呵呵地拍着老孙的肩膀说:“多亏你想出这么个招儿,打完火我得请你好好喝顿酒!”

此后的几天,大家见到水泡就用那个柳条篓子下去捞鱼,哄的哄捞的捞,捞出的几乎全是山胖头鱼,只有少许的红胡子。两天后,扑火队送给养的人终于找到了我们,惊讶地问:“这些天你们靠吃啥活过来的?”

后来,我对这种曾经救过我们命的鱼有种偏爱,经常去捞或买些吃。山胖头鱼较小,最大的只有半斤重。它浑身漆黑,像刚从污泥里钻出来。外表虽不洁净好看,肉质却极其白嫩,味道亦鲜美独特。山胖头鱼只有在山野水泡中才有,因为游动迟缓,在河中极易成为大鱼美餐,于是,它们便选择生活在水泡和沼泽,并且繁殖力极强,只要有水,就能顽强地活下去。

山胖头鱼在鱼市最不起眼,我却对其情有独钟,以至于卖鱼的都认识我了。每当吃红烧或酱焖山胖头鱼时,我都会想起那次经历,想起为我们找到食物的老孙。



细麻绳与油皮纸

□ 王太生

许多年前,对物品的包装,比较淡化,却又细化,注重区别。材料质地粗拙、疏朗;手法与风格,简洁、大方,什么材料派什么用场,分工指向,清晰明确。器形搭配,有一种细屑之美。

稻草用来捆扎螃蟹。稻子收获后,枯黄、有韧性的稻草派上用场,用它扎蟹,无论是大闸蟹,还是细毛蟹,一根瘦稻草,就可以将这些张牙舞爪,横行霸道的家伙束缚,捆个结实结实,动弹不得。稻草被当作一根绳绑螃蟹,是就地取材,柔且结实,既不会让螃蟹挣脱跑掉,又不会伤了它们。稻草捆扎螃蟹,让精明的人去想,稻草几文一斤?螃蟹多少钱一两?好在从前的螃蟹也不算贵,没人计较这个,倒是觉得稻草捆螃蟹蛮搭的,取法自然,用法自然。

细麻绳用来捆扎盒装糕点。细麻绳交叉,打十字花,盒装糕点就绑扎好了。一大摞盒装糕点,大大小小,花花绿绿地叠扎在一起,麻绳的一端打个圆扣,拎在手上,晃晃悠悠,神气、精神,可串门、访友、走亲戚……那年头,乡人自行车龙头上常挂着一串用细麻绳捆扎的糕点盒,不知道这位带着礼物的人,又去哪家探亲。麻绳,用天然苕麻编织,却有粗细之分,粗麻绳可拴船,细麻绳捆扎糕点。细麻绳的质地与粗绳相比,一点也不马虎,结实耐用,捆扎茶食糕点,绝对稳妥妥贴,根本不会出现细麻绳磨断,糕点散落一地的尴尬场面。

油皮纸是包猪头肉的上好材料。我曾戏称喜欢的情境是拿荷叶包猪头肉,与朋友坐在池塘边喝酒。其实,从前的卤菜店用的是油皮纸。何为油皮纸?就是一张很薄的纸,淡灰色或淡黄色,上面有粗纹,用油皮纸包猪头肉、猪耳朵、猪耳朵……卤菜的油渍,浸透纸张,晕化开来。所以,好的猪头肉,能够油迹折出,油光闪亮,力透纸背的。卤菜店师傅用手捏一张油皮纸,摊在一旁,肉切好了,倒在纸上,然后再左一折,右一折,包得有棱有角。有时候,包猪头

肉的油皮纸需用两张,甚至三张。现在看来,普普通通一薄纸,它是美的,把美食包在里面,托在手心,把味道绝好的下酒菜,小心翼翼地带回家。

那时,包个东西考究,不像现在囫圇吞枣,一股脑装在塑料袋子里。买菜要放到篮子里面,这是一种仪式感。

寻常之物也有它的契合包装。就像我们小时候在街角小摊买一袋油炸豆瓣,黄澄澄的豆瓣,被油炸之后,香甜酥脆,豆瓣上沾着椒盐,微微,适合做晚餐小菜。那个头戴翘檐棉帽,卖豆瓣的大爷,把豆瓣包在纸里,折一个弯弯的好看菱形,笑嘻嘻地递到小孩的手里。

还记得小城的石子马路上,卖猫耳朵的盲人,手拄一根竹杖,敲着地面,脖子上挂一面布口袋,笃笃笃,从古桥的那端走来,边走边叫卖:“卖猫耳朵啊,一分钱一包……”这时候,小孩子总要缠着大人,买一包猫耳朵。而那递过来的一包猫耳朵,被盛放在一张纸中,这张纸,或是一本书中的一页,或是某个孩子的旧作业纸,可能是其它什么字迹,但被折叠得两头尖尖,有棱有角。猫耳朵,是我们那时的一种膨化食品,用米粉或面粉做成,又甜又脆,入口即化。与百度的“猫耳朵”词条说是山西晋中、晋北等地区的一种面食,不是同一回事。

买成小菜亦是如此。酱油店里的五香萝卜头,秤好后,被灌在一个圆柱形的纸袋里。此处明明是装,为什么说是灌,一粒一粒圆圆的萝卜头,被浸透五香的味道,呈深棕色,被一粒一粒灌进瘦而长的纸袋中,售货员然后左一折,右一折,把纸袋的一端折叠黏贴,角缝吻合,递到顾客手中。

过往年代的日常美,没有那么多的五花八门的奢华包装,用的是不起眼的麻绳,本本分分的纸,却演绎出一种用心,一种态度,精巧与细致,唯有这些,才有着一份朴素细麻绳和美丽油皮纸,平淡、琐碎的凡尘清韵。